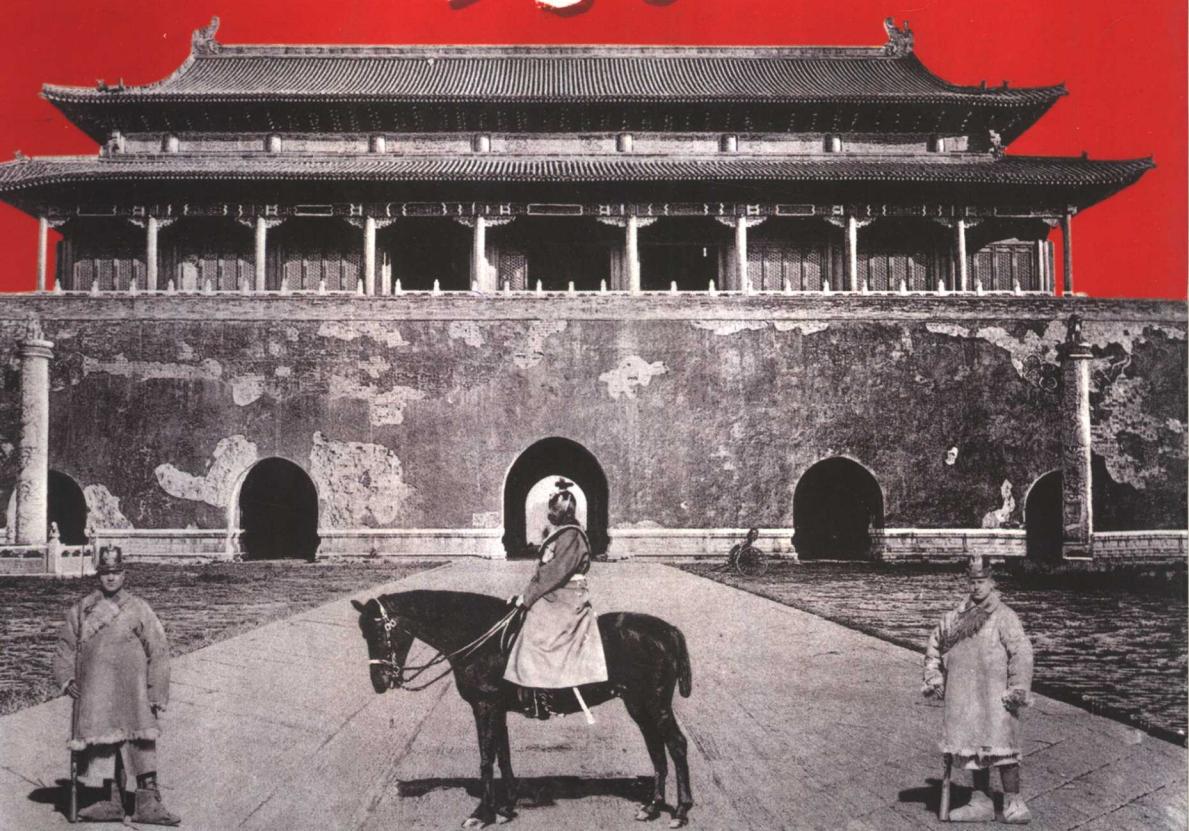


1000年

[意] 阿德里亚诺·马达罗 ◆ 著
项佳谷 ◆ 译

的
**北
京**



阿德里亚诺·马达罗◆著
项佳谷◆译

1900年的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意大利] 阿德里亚诺·马达罗著 项佳谷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ISBN 7-5060-2433-0

I .1... II.①马...②项... III.义和团运动—史料 IV.K256.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6015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5-5403 号

LA RIVOLTA DEI BOXER PECHINO 1900 by ADRIANO MÀDARO

Copyright © 2001 by Europrint Editore-Quinto di Treviso (TV)-Italia Tutti i diritti riservati.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6 by Oriental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driano Màdaro

All rights reserved

责任编辑 ◎ 林 敏

封面设计 ◎ 刘 鹏 刘 娜

版式设计 ◎ 刘 娜

排版制作 ◎ 正视文化

1900 年的北京

1900 NIAN DE BEIJING

[意大利] 阿德里亚诺·马达罗 ◎ 著 项佳谷 ◎ 译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6

经销: 新华书店

网址: <http://www.peoplepress.net>

印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版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开

印张: 15.75

字数: 200 千字

书号: ISBN 7-5060-2433-0/K

定价: 38.00 元

邮购地址:

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100706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上篇
1899 ~ 1900 年的北京



北京1898年
前门：从汉人居住区进入鞑靼城（即皇城——译者注）的大门，皇宫圣地的主门。这里与使馆区的西部相连。义和团将其作为进攻的主要目标之一，以便取得一个控制使馆区的桥头堡。（鞑靼是中国古代北方有双重含义的民族泛称，在宋、元、明朝是对蒙古各部落的泛称。而现今鞑靼人 TaTapbi 则是俄罗斯的一个少数民族，其主要聚居于俄罗斯联邦的鞑靼自治共和国，少数散居于西伯利亚、中亚及乌克兰等地。西方人则把当时长城以外的中国少数民族，包括满族均称为鞑靼。——译者注）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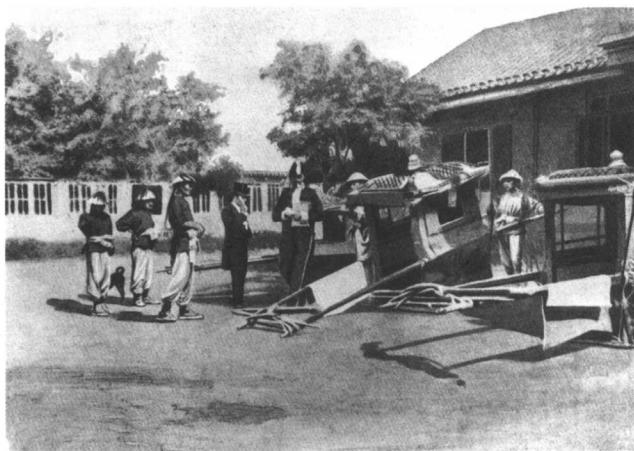
北

京使馆区，19世纪第99年，大清帝国光绪25年6月的一天。在意大利使馆(九个派驻天朝使团的外交公寓中最东边的一个)的院子里，三顶官轿正要出发前往紫禁城。夹在灰色高墙之间的街道上尘土飞扬、一片破败。大清禁旅八旗骑兵傲慢地驱赶着小贩和乞丐。身着白衣、脚脖子处像骡子一样打着绑腿的汉族仆人已经站在轿子旁边等着马夫的吩咐。

这时三个年轻的西方人出现在走廊上，场面立即活跃起来，他们穿着笔挺的黑色高领西服，头戴插着羽毛的三角帽。马夫一击掌，仆人们就深深地弯下腰直到前额碰到地面，同时，随着领队训练有素的吆喝，满清卫兵排成两行。卫兵们身着丝绒的束腰外衣，上面点缀着大大的黄色环扣，带羽冠的宝塔形草帽下面是长长的大辫子。这样的装束让他们看上去更像是舞台上的角色，而不像是军人。几天前刚刚到达北京的意大利全权公使朱塞佩·萨尔瓦戈·拉吉侯爵(Marquis Giuseppe Salvago Raggi)将向清朝朝廷递交意大利国王翁贝尔托(King Umberto)签署的国书。陪同前往的有齐多·威达雷·蓬塔基奥男爵(Baron Guido Vitale di Pontagio)，使馆翻译、公使秘书和皮格那提·莫拉纳中尉(Lieutenant Pignatti-Morana)。

1944年在费蒙拉托山区的康贝庄园里，这位老大使应允给他的孙女卡米拉描述当时的情景：“我们乘官轿到了御花园的湖边，下了轿，身着宫服的朝廷官员已经等候在那里。我们登上一叶四方形的轻舟，船夫用长篙撑住湖底使船前行。船上有座位，我和威达雷等众官员坐下来。湖上景色优美，粉红色的莲花在湖面上四处盛开，几乎看不到水面和绿叶。人们在这花团锦簇的水面上开辟出了几条水路，只有在这里可以看到水面。我们就行驶在一条这样的水路上。小船到了光绪皇帝被幽禁的湖心小岛(南海瀛台——译者注)，他曾试图进行激进的改革，不料慈禧太后突然从郊外的颐和园返回，挫败了这场改革。皇帝革新失败后被囚禁于这个湖心小岛上，此时仍处于半囚禁状态。我就是在这个小岛上受到皇帝接见的。”

这些叙述距事发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而现今距当时则已近一个世纪。读着这些回



乘官轿离开意大利使馆去接受皇帝召见的汉族和满族的卫兵



召见结束后，朱塞佩·萨尔瓦戈·拉吉侯爵(左边第一人，位于照片正中)和他的随从准备返回使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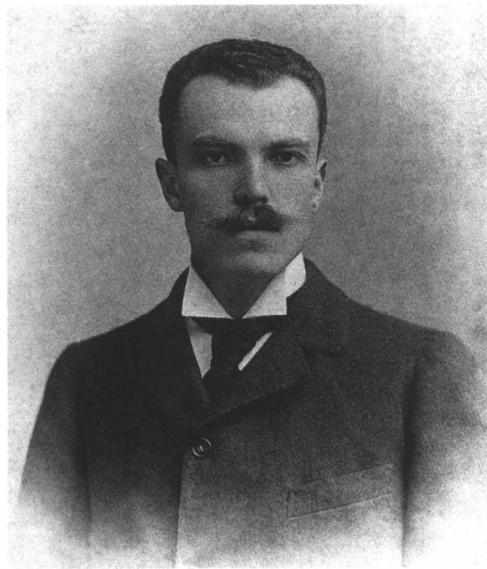


回到使馆

从右开始:朱塞佩·萨尔瓦戈·拉吉侯爵、翻译齐多·威达雷·蓬塔基奥男爵和皮格那提·莫拉纳中尉

忆,徜徉在康贝老屋外交文件柜中锁着的众多文件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百年前的北京的场景。最重要的是,这些从未公开过的证词,正如朱塞佩·萨尔瓦戈·拉吉侯爵和他的妻子卡米拉·帕拉维奇诺(Camilla Pallavicino)所提供的证据,使得中国历史中重要的一页再现在我面前。这些保存了一个多世纪的珍贵资料清楚地表明,二十世纪初的西方强国在当时是多么想匆匆忙忙把这些资料记录下来并带走。这些文档对中华帝国的终结提供了令人吃惊的解释,也打开了令人不安的走向历史文档的通道,我们应该摒弃种族偏见,不带任何意识形态色彩,重新审阅这些历史档案。

第一章 递交国书



朱塞佩·萨尔瓦戈·拉吉

1899~1901年意大利驻华全权公使，他于1897~1899年常驻北京，时任代办。他的夫人卡米拉·帕拉维奇诺、儿子帕里斯(Paris)及父亲帕里斯·萨尔瓦戈(Paris Salvago)随任，其父曾任热那亚议员。

据 朱塞佩·萨尔瓦戈·拉吉在回忆录中所说，在19世纪后期的北京，外交使团的代办不必首先向皇帝递交国书，而是向总理衙门通报他们的到达并请求拜见皇上。“当时北京没有外交部，只有总理衙门，这是一个有三重含义的名字，据我所知，它的意思是，总理一通商一各国事务一衙门。”

愚昧的满清朝廷不能接受与他国平等的观念，认为这会使其丧失几千年来享有的威望。他们不是在远古就称自己为中国，即中央帝国，天朝上国吗？他们不是笼统地称所有外国人为“蛮夷”吗？实际上，“外国人”这个词在中国的字典里并不存在，只要不是中国人，一律被称为夷狄，这是野蛮人的代名词。因此，怎么能想像设立一个外交部，与那些番邦，那些被看做是中国属国的国家进行平等谈判呢？只是由于这些蛮夷不远万里而来，千方百计要与天国交往，在他们的一再要求下，朝廷才同意建立一个总理各国事务

衙门，以审查他们的所作所为和荒唐的要求。

“所以，才设立这个机构，专职处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该机构由四到五位大臣组成，当时的成员是恭亲王(奕訢)、庆亲王(奕劻)、李鸿章，另有两个大臣，名字我记不得了。他们中有一位告诉我，他喜欢到外交公寓吃午饭、打桥牌，而他除了中文一句外语都不会说。打赢了，他收钱，打输了，他不付账……我一到北京立即向总理衙门报告并请求召见。”

递交国书的仪式要遵守非常严格的礼仪，礼仪有明文规定。在中国做什么都必须照章办事。外交官先用自己的语言撰写报告，由翻译译成中文，再由外交使团的秘书用正楷书法工整地誊抄。只有这样的报告才可以被接受，然后将原文和誊写得十分漂亮的翻译稿送审。在此之前，各位外交官均须取一个中文名字，找到一个最合适的中文名字后，要按固定尺寸印出名刺。

“那时中国没有拼音文字，无法写出外国名字，所以每一个到中国的外国人都要根据其名字的发音，取一个有两到三个汉字的中文名字，名字通常都有比较合适的含义。如德国公使海靖(Baron Hay King)男爵到北京后，他的翻译曾给他取过一个有三个字的中文名字，意思是“来自海上的令人恐怖的人”。我不知道是翻译水平不高，还是故意这么译的。海靖告诉我，中国的大臣看到这个名字大为惊讶。他知道原委后改成了现在的名字。但是 1898 年德国侵占胶州湾后，总理衙门的大臣们都说第一个名字起得是对的。我的名字是威达雷和老秘书经过长时间的商量选定的，名字有三个中文字，发音如“飒瓦莽”，意思是“爬墙的藤”。这个名字似乎很有诗意，威达雷是个精通文学的人，他特别为此而得意。这三个字写在一张 30 厘米长、7 ~ 8 厘米宽的红纸上，由走在我官轿前面的马夫手持着前往总理衙门，威达雷则坐在后面一顶官轿上。”

前往总理衙门的路在外交文书中有着严格的规定。使馆街紧靠皇城的南墙，通向哈德门（即崇文门——译者注）大街。这条大街南北走向，穿过大半个内城，自 1644 年满清进京后，北京城的这部分成为满族人的居住区。哈德门大街至少有 40 米宽，两边另各有两条街道，每条 5 ~ 6 米宽，街旁有各式各样的商店。在一条这样小街旁，有一条宽 3 米、深至少好几米的沟，用于排污水。大街的正中、比其他部分高至少 1 米之处才是真正的马路，路宽约 20 米，积有厚约半米的黄土（据说过去皇帝出行有黄土垫道的习俗——译者注），马车的轮子和行人的脚步淹没其中，就像走在海边的沙滩上。

19世纪后期皇家大臣在总理衙门院内





奕訢，恭亲王，咸丰皇帝的弟弟，1898年去世。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以武力占领北京后，他与英法联军指挥官谈判了最为困难的外交条约。

“前行约1公里，我们离开了哈德门大街拐入一条比较窄的街道，这条街道直接通往总理衙门。总理衙门有一个很大的中国式的大门，进入大门之后是一个疏于管理的大院，我们在一座矮房子前下轿，房子飞檐翘角，和其他风格相同的房子连成一体。我们穿过接待室进入一个大厅，大厅正中摆着一张桌子，上边有水果、甜食和放在小碟中的各种香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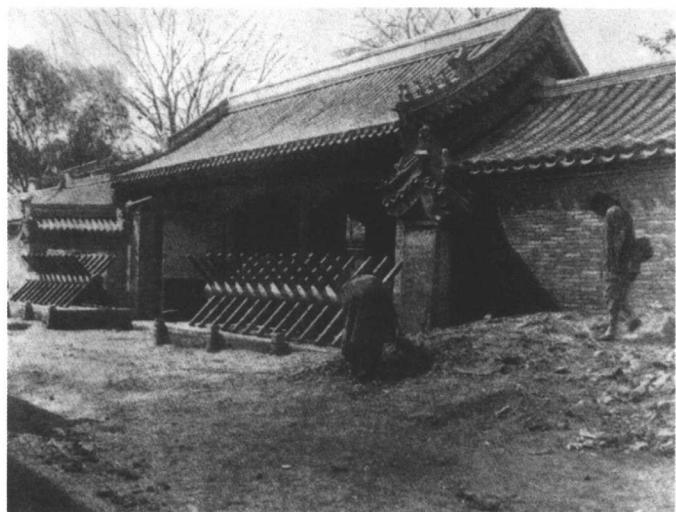
“恭亲王是位老者，个头较高，长着稀疏的胡子，戴着一副大眼镜。他双手抱拳举过额头表示欢迎。他后面是庆亲王，一个矮小的老人，看上去像是一个和善的随从，他上唇留着两撇下垂的胡子，下颌是一撮白色的山羊胡子。李鸿章第三个走出来，他很高大，但是需要两个仆人搀扶。最后出来的是另外两位大臣。我们围坐在桌旁，火上温着几只陶制的茶壶，仆人试试壶里的液体已经热了，就倒入我们面前的茶杯里。

我们端起杯子品尝，酒味很浓，有一点

烧糊了的味道，但还可以入口。喝了一小口这种米制的烈酒后，谈话开始。诸如，我是第一次到中国来，旅途一切顺利，希望两国发展友好关系，等等。寒暄完毕再喝一点不加糖和奶的清茶，我想我该告辞了。这时，仆人把各人杯中已经凉了的残酒倒回壶里，重新放到火上加热。酒热了以后，再倒入各人的杯子里。坦率地说，我不想喝李鸿章剩下的酒，但是威达雷告诉我，离开前必须喝这个酒，这是这里的风俗。我们按原路回到使馆。两天后我收到恭亲王、庆亲王和李鸿章的名刺，并通报称他们下午要来回拜。我准备了蛋糕、点心、茶和香槟酒，在餐厅接待了他们。这一行人走了以后，仆人告诉我，他们带走了两个银茶勺和两条绣花餐巾作纪念。”

1899年6月，有天早晨，萨尔瓦戈·拉吉侯爵和威达雷男爵受到皇帝的召见，拉吉向皇帝递交国书。在北京的外交官谁都没有想到，这会是本世纪最后的一次皇帝召见。

“进门后径直进入一个接见厅，厅不太大，是狭长的长方形，两边各有一个入口，皇帝的御座对着正门。御座比地面高出许多，我觉得要高60～70厘米。皇帝坐在龙椅上，面前是一个80～90厘米高、和龙椅同样宽的御案。我站在御案前，威达雷在我的左边，庆亲王在我右边。皇帝很年轻，看上去有些孩子气，肤色较黑，脸色一点也不红润，略显憔悴。他身着黄色龙袍，戴着和其他官员一样的礼帽。但是他目光敏锐，不乏机智。我躬身行礼，拿出国书，按常规礼节致颂辞，然后按事先同意的方式将国书呈给皇上。当时外交使团总想开创一些先例，使递交国书的方式接近于欧洲宫廷的礼仪。国书乃是一国之君委派代表、面呈其他国家统治者的证书。而在中国，国书只能呈到皇上面前的御案上。我瞄了一眼御案，由于我的个子高，本可将国书直接呈到皇帝的手上。我尽可能地靠上前去，没有把证书放在御案上，而是伸



总理衙门大门和内院，全称为“总理通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外交部。



光绪皇帝1898年的版画画像。他的统治延续了34年，但权力经常被其婶婶慈禧太后篡夺，几乎一直被慈禧太后软禁在家。



奕訢，庆亲王，他受命在义和团起义期间与外国人谈判十分困难的条约。



李鸿章，足智多谋的总理，被称为“中国的俾斯麦”，在当时被认为是中国最富的人，因腐败而积累了极大的财富。



肃亲王，满清朝廷内温和派的代表。他的王府位于英国使馆前，在义和团攻占使馆区时，他从王府撤出，其府第后来被意大利和日本水兵占领，用来对付义和团的进攻。



李鸿章的官轿到达意大利使团。威达雷(左)在迎接他。

长了胳膊递给了皇帝陛下，同时看了他一眼。皇上犹豫了一下，随之一笑，伸出了手。庆亲王忙跨上一步，不过已经太迟了。我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庆亲王跪在皇帝的左边，向皇帝耳语了几句。接着，庆亲王来到我面前简短地说了几句，威达雷给我翻译过来。我再鞠躬。皇帝做了个手势，我即退下。我按原路渡湖、上官轿回家。几个小时后，我到西班牙公使葛络干(de Cologan)处，向他详细描述了召见的情形。将国书直接交到皇帝手上是一条重要的新闻，许多同事为此来拜访我，询问详细的情况，并向我表示祝贺，我感到十分开心。这下开创了一个先例，奥地利同事十分严肃地说，“这是在提高外国驻华代表地位问题上取得的一个重要进展”。如果这个先例继续被延用，我会非常荣耀的。不幸的是，这次递交国书是外交使团被围攻前的最后一次。

第二章 满清中国



太监在慈禧太后生活的颐和园的亭子里

为了解我们在这里再现的历史事件，有必要了解这一事件发生的背景。背景是一个多年闭关自守、国势衰败的中国，发挥主要作用的是西方列强——具有侵略性的殖民文化的传播者，和处于落后的封建制度行将崩溃时期的中国宫廷。一方带有荒谬愚昧的偏见，另一方是技术上先进的帝国主义，这两者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引发了1900年夏天的一系列严重事件，最终导致了义和团暴动。曾经辉煌一时的文明留下的是腐朽残余，强暴的国家却充满活力、极具掠夺性，他们意欲打开天国巨大而陈腐的保险箱，这之间发生的冲突世所罕见。